

大唐空华记

◎ 王稳夷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PDG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失巢	(5)
第 二 章 佛道	(15)
第 三 章 禅悦	(24)
第 四 章 火海	(38)
第 五 章 匠石	(49)
第 六 章 云水	(59)
第 七 章 染衣	(66)
第 八 章 慧眼	(75)
第 九 章 珠玉	(85)
第 十 章 流光	(95)
第 十 一 章 商量	(103)
第 十 二 章 斑驳	(113)
第 十 三 章 愁寐	(125)
第 十 四 章 莲界	(136)
第 十 五 章 香洁	(146)
第 十 六 章 神枕	(156)
第 十 七 章 出行	(164)



第十八章	青莲	(175)
第十九章	醍醐	(187)
第二十章	况味	(198)
第二十一章	重门	(207)
第二十二章	聚散	(217)
第二十三章	夙缘	(230)
第二十四章	眺园	(241)
第二十五章	幽思	(253)
第二十六章	游春	(258)
第二十七章	温情	(270)
第二十八章	迷离	(280)
第二十九章	魔障	(285)
第三十章	息妄	(297)
第三十一章	娑婆	(314)
第三十二章	梵音	(325)
第三十三章	奇谈	(334)
第三十四章	离别	(346)
第三十五章	祇园	(357)
第三十六章	梦觉	(364)
第三十七章	实相	(373)
第三十八章	孽海	(378)
第三十九章	双色	(385)
第四十章	导航	(396)
第四十一章	境界	(402)
第四十二章	定观	(415)
第四十三章	西行	(426)
第四十四章	见性	(435)



第四十五章	群英	(448)
第四十六章	精诚	(460)
第四十七章	故国	(467)
第四十八章	巨著	(476)
第四十九章	圆满	(488)
第五十章	哀歌	(500)
第五十一章	噩梦	(508)
第五十二章	天机	(518)
第五十三章	大荒	(524)
第五十四章	空华	(533)
第五十五章	如露	(547)
第五十六章	落阳	(559)
第五十七章	慈怀	(565)
第五十八章	寻踪	(573)
第五十九章	破执	(580)
第六十章	觉岸	(588)
余 记 归证 (一)		(596)
余 记 归证 (二)		(614)
附录一	辩机生平年表及有关人物与大事	(621)
附录二	古长安城坊图	(623)
附录三	古长安城附近流域图	(624)
附录四	主要参考文献	(625)
附录五	《大唐西域记》摘录	(627)
后 记		(637)



不染世间法，如莲华在水。

——《法华经》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池中莲花，大如车轮，

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

——《阿弥陀经》

引 子

贞观二十年七月，国都长安的一日深夜，在皓月高悬、广宇无尘之际，从城北一间名叫弘福寺的皇家寺院中的西北禅院回廊上，缓缓地走过来一道修长的身影。

这时，从那轮明月流泻而来的似水月华，遍照在弘福寺寺院内外那些悠长的青石路径上，又斜洒在长廊上那一道忽长忽短，忽明忽暗，又忽生忽灭的身影上。

渐渐地，就见那一道身影走近。一看他，却原来是一个形容生得清逸卓尔，年纪约二十七八岁左右的青年僧人。



只见此时此刻，眼前这一道道幽寂清寒的月色印得这个青年僧人忧郁的面色是异常地苍白，但其身上却蕴藏着一种极其文雅脱俗的书卷气。这种气质，也显得他的态度犹如一泓澄潭秋月，沉静出尘。这位青年僧人，即是从长安城南郊会昌寺来的辩机。

城外会昌寺里的这位辩机，现在又缘何会来到长安城内的这一座弘福寺来？

原来，在一年前，高僧玄奘法师在历时十七年艰苦卓绝的舍身求法，从西域百余国取回了六百多部佛经回到长安后，即奉大唐皇帝之命，速选全天下学业最为优异的佛门人材，在长安弘福寺里助他翻译这些梵经经文。

弘福寺位于长安城北的修德坊内，原系当朝天子李世民在贞观八年时，为其母太穆皇后追福所造。该寺院又素以高僧众多，道场庄严，塔院寂静，林木苍郁而闻名。现寺中的西北禅院，就正被作为高僧玄奘法师所组建的翻经院译场使用。

目前在弘福寺译场内共聚集了数十位从长安、蜀、豫等地来翻译梵经的名僧大德。这位从长安城外会昌寺来的，名叫辩机的青年僧人，即是其中一位才学出类拔萃者。

辩机虽是这些众多前来翻经院译经名僧中间一位年纪最轻的成员，但却因其为人言行沉谨，文思敏捷，精进敬业，而备受玄奘法师的赏识。

辩机现在除了在弘福寺翻经院的译场里参加《佛地经》、《六门陀罗尼经》、《显扬圣教论》等数部、约合八十多卷佛经经文的翻译外。另外，从一年前起，玄奘法师就让他作为一名笔受，帮助自己编撰一部名为《大唐西域记》的书。

这一日深夜，辩机在撰写《大唐西域记》最后的一卷告一段落之后，不免觉得有些神思困倦。他抬眼从楼上的窗外望去，只见

更深夜阑的弘福寺是一派的静谧。在明澈澄碧如水的月光笼罩下，寺院的那些高低错落的殿堂楼阁的翘檐碧瓦上，一缕缕交映四散的银辉清光，宛若一层飘曳在空的、氤氲幽玄的流烟飞霜。

随后不久，辩机就开始收拾整理眼前堆满一案的经卷和文稿。

在掩卷搁书完毕后，辩机熄灭了翻经院主译场上的最后一盏火烛，又关闭了他身后的几道门户。然后，自己则凭着淡静的月色，缓缓地走回弘福寺东后侧的僧舍。

辩机这一路行来，只见云影横空，塔月相映，人声悄无。身旁这一座宏大的长安都城，也仿佛全然入梦了，静穆安详。只是，不时从远近之处传来数声寒鸦的凄鸣和佛塔上那阵阵随风摇响的铜铎声，更增添了周遭世界的沉寂。

不久，辩机踏进自己的房门来，就见这里是斜辉半窗，寒月冷莹。

一时，辩机竟也不点燃那室内一角几案上的烛火，只是形只影吊地伫立在黑夜中，遥望着沉隐在远方的朦胧影子默然地出神。

伫立良久，辩机才凭借从窗外斜照而来的青色幽晖，摸索着将放置在一张几案上的灯烛点燃。一时，只见案上那一盏灯烛的焰火猛地一闪亮，继而照得眼前的诸种器物都是昏黄模糊，影幢交叠。

辩机这时方才感到自己的双目，竟然会是这般地涩痛不已。他想，也许这是由于自己这一整日以来，都忙于在翻经院的译场上阅读梵经、撰写文稿，从而让目力过度使用所致。

正当辩机低首以一手揉睛之间，忽然闻见有一种异样的气息在空中弥漫。他抬头一见，不觉一惊，只见不知从何处猛然入室而来的数只扑火灯蛾，已刹时限命，纷纷坠落。

辩机目睹此状，蓦然间，不觉是神容惨淡，泪如泉涌。他颓然无力地坐了下来，自己的头也沉重地低垂了下去。然后，他悲哀至

极地将自己的脸，深深地埋在双手掌间，啜泣不已。

辩机早就知道，自己将一如这火焰中的飞蛾，再无久存之理。凭此，惟有殚精竭虑地为佛门多做事，以赎自己身上的那段深重的罪孽。

辩机平日回至房中常是继续秉烛夜读，或整理各类文稿，有时竟至通宵达旦。今夜，他却犹如大病一般，浑身寒热不定，对着青灯映照在墙壁上那一道摇曳不定的漆黑身影，听着城内外断离回响的沉沉夜更声，而忧思哀恸，心境纷乱，自觉那些不堪回首的如梦往事，也分明一一地呈现在眼前。

正是：生死大海，谁作舟楫？无明长夜，谁为灯炬？



第一章

失 巢

自古以来，长安这个地方就被人认为是一块上佳的风水宝地。人称此地是有“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自周、秦、汉、隋以来，这长安便就是帝王们首选的建都之地。经过上述几朝几代的苦心经营，特别是到了唐朝，这一座长安城就成了一派楼台千重，人烟密集，市肆繁华，百物咸有的锦绣世界，举世闻名的大帝国之都。

在长安城这座福地里，曾经又有过多少文人墨客、行商坐贾、使臣武将、僧侣游道与艺人行侠，在这里流连盘桓，追名逐利，传道弘业，乐不思归。

惟有初唐人卢照邻有一首《长安古意》，将这说不尽，道不完的繁华似锦之地、富贵温柔之乡形容得最是恰好：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鞍络绎向侯家。
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
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
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



梁家画阁天中起，汉帝金茎云外直。

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

殊不知在长安这片如此繁华安乐之地上，却又发生了多少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

贞观元年，长安东城边有一人称上里坊的地方。现坊内西侧一深巷内住有一方姓人家，这家主人是一位名叫自恒，字永之的小官吏。虽然，现在已经是很难考证这个方自恒的原籍究竟是出自何处了；但他的远祖也曾是前朝的仕官，只是因为历代的灾祸人祸等诸多原因，其后族也就逐渐地凋零没落了。最后，也只剩下方自恒自己一人在这长安城里居住。

方自恒因为从小就闻听过他家族中种种的荣衰变幻的故事，自己也曾经过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场面，故他的禀性是充分地淡泊，大有居士之风。闲暇时，方自恒不过就是写字莳花，教育儿女或看阅佛经而已。

方自恒的元配夫人因难产早逝的缘故，自己曾孤苦一人居住在这座长安城。后来幸亏他又被居住在邻坊的，一位名叫陈申轲的孤寡老人招为养女婿。方自恒现在的夫人，名惠，字明贤。其人性情温顺，品德贤慧。陈惠自从嫁与方自恒为妻以后，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甚受坊里左右人家的称赞。

陈惠的养父姓陈，名申轲，字展轮。这位陈申轲原来也非一般等闲的人物，他是当代的一位硕学名儒，曾先后任隋观文殿、嘉则殿，唐修文馆的校书郎。后来因为年老体迈，便回到家中颐养天年。陈申轲这个老人自己虽然是博通文史，学富四海，但也是生性澹然。平素他迹不入市，一生潜心典籍，孜孜不倦。闲暇之时，惟以调教子孙为务，只可惜在今年初，他才病故去了。

方自恒、陈惠这二人自己不止是亲属稀少，夫妇婚后十数年，

也只得了一双幼小的儿女而已。方家夫妇的长男，今年年龄也不过才八岁多。因为他诞生那一年为唐高祖武德三年年初，正值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收复了太原及并州地区。

为庆祝唐军这一空前的大捷，当时长安城内外的百姓，无不扶老携幼，以鲜花香烛夹道欢迎秦王李世民凯旋归长安。加上那时正值是阳春和畅的三、四月，长安城内外可谓处处是花山人海，热闹非凡。

方自恒喜得贵子，在他经过反复思量后，取那时春花繁茂，世间泰盛，万事吉祥都呈顺遂可成之势，就为他的这个长男起了“成华”二字为正名。

方家这个长子生得是异常地眉目清秀，他父母又以“华儿”为他的小名。这成华在二三岁即开始识字，五岁入私塾里读书。因为天资非凡，自幼又受到自己那两位极其喜好读诗书祖父二人的精心点拨，自然是聪慧异常。

大约数年后，陈夫人又在秋栗成熟之时，又生了一女。此女现在不满四岁，乳名唤实儿。这个实儿也是生得眉目清丽，聪慧伶俐，非常地惹人喜爱。由于她的外祖父陈申轲老人惊喜自己在暮年之时，竟然还能得到这样一个聪颖可人的外孙女，真就是视她为掌中珠一般，还亲自为之取“慈照”二字为大名。

这一方姓人家，除了屋中是书积成山之外，余下的家产并不富有。但是方自恒夫妇二人彼此敬爱和谐，加上他们上有知书明理的老人，下有一双如意的儿女，故这夫妇二人的日子颇也过得是安稳自得。

方自恒因为性情十分淡静的缘故，这些年来，他一般地也不与人应酬交往，更不屑在官场上争什么名利。平常他总是将官衙中事务处理完毕，就早早地回到家中，尽量多花一些时间，陪侍病中的

岳父或教授儿女们读书识字。

大约在半年前，在料理完自己岳父陈申轲的丧葬之事后，方自恒更是不肯外出大门几步，多半时间是在家中闭门读书和教育儿女。

一日，方自恒对自己的夫人陈惠说道：“我家这对孩儿的记性，倒真还是有些了不得。我才教华儿念了两遍《维摩经》，他便能大段的背诵下来。实儿虽然还不满四岁，见我教她哥哥念诗书，她也跟随我们念，喃喃咕咕的，倒像煞有其事。”

陈夫人听了，笑道：“也不知道老爷你在这窗下的书桌旁，反复将那部佛经念过多少次了，又背诵过多少遍了，什么‘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毗耶国’的，连我在一旁，都不免听得有些耳熟能详了，难怪华儿他们也都能多少记住一些了。”

说罢，陈夫人又对方自恒感叹地说道：“说来也是奇了，华儿倒的确真是一个天资不凡的孩子。老爷，你是否还记得？在二三岁时，他便能认识许多字了。最难能可贵的是，在那时候，他便知自觉学习了。假如他不认识哪个字，你不教他，他便会着急要学。现不过才八岁多，便会背许多古诗及《孝经》、《论语》与《礼记》中句子。还能作一些短文，下笔又快。这些本领儿，倒让邻里的人羡慕得不行。大家都说一般的孩子，莫不顽性淘气十足的，你即便逼着他学，尚且还不愿意或是十分勉强呢，没有自觉自愿学的。邻里的人都说，将来我们这个华儿，不知会是有何等样的出息了呢。”

方自恒听罢，忙微笑地叮嘱陈夫人道：“这些谬奖之言，定还是要让华儿这样的孩子少听一些为好。更千万不要让他小小的年纪，便滋生一些傲心。再说，天地广且大，这一点点的早慧，总不算什么！要想学问能如你父大人那般精深博大，还要大费时日。”

陈夫人听方自恒如此一说，忙道：“如何是谬奖？连那私塾里

的曾老先生，还对我们华儿夸奖不尽的。他说华儿天资罕见不凡，尚且不用提了，又知道努力用功。问他将来志向如何？他竟说要像他外祖父那样，在文史上有一番作为。曾老先生听了以后，很是高兴，还连连赞叹我们华儿自幼就能胸怀有一番如此高韬的志向，将来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了。”

方自恒在一旁皱眉听了半晌，才叹了一口气，对陈夫人道：“夫人你有所不知，为人这一生，实在是断断不可过于聪明的，还是愚钝一些才好。否则，终生都会为之而受累无穷。好在我们这一家人，并不求华儿将来在名利场上，图什么功名利益。我总是说，像对这样好记性，又有好悟性的孩子，实在就应该早些儿送他去佛门修行学道，这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只怕夫人割舍不下罢了。”

陈夫人忙道：“我何尝不知道？入佛门修行学道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只是我在左思右想后，心中确实还有些割舍不下。”

方自恒听罢，只是摇头不语。

见状，陈夫人忙又道：“且不用说老爷的先夫人也未曾为老爷留下一儿半女的，加上我素来体弱多病，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华儿、实儿。再说，送孩子到了佛门那种清静幽僻的地方去修行学道，一年到头下来，彼此也都不能轻易见到一次面的。比如，老爷在这长安的唯一的亲戚，你那个在城外山中出家修行的堂兄，我们就是想着和他常来常往，尽一些亲戚的情份，都是不能够的，老爷，你说是也不是呢？”

方自恒听自己的夫人如此说罢，这才低头沉吟，半日无语。

这里无话则短，不觉又是过了半年。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

贞观元年，太宗皇帝李世民正式登基，各种新令新律也随即而



出。一时，朝野齐动，政令也为之一新。

方自恒等都是那一千小官吏，干的也都是那些最烦琐、繁重的实事，更是劳心劳力，忙碌不堪。

一日，方自恒为了衙里的一件紧急公案，连续熬了几个通宵，后来，他就归宅歇息去了。

不想到了这一日半夜时分，方自恒突然感到自己胸闷心乱，烦恶异常，冷汗四出。

方自恒就急忙起身饮茶，只是茶不及口，人便猝然倒在地上。

最后，这方自恒竟一语未留，撒手人寰而去。

一时，方家人也突然一如栋梁坍塌，大厦倾倒。

陈夫人见方自恒竟然会突然撒下他们一家人，悄然辞世而去，更是哀肠寸断，痛不欲生。原本体质就十分虚弱的她，经过这番重大的打击后，也不过一二月就染上了重疾，从此一卧不起。

在病榻上，陈夫人瞥见床边一双未成年的儿女，也知道自己于人世也是不久了，不觉悲从心上来。她想，自己已经是无力将他们抚育成人，又何必将他们扔给亲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陈夫人自己就是自幼父母早亡，遍尝寄人篱下的滋味。几经辗转，最后方才遇见慈祥的老人陈申轲收养。

陈夫人思前想后，不觉是万念如灰。仓促中，她只好强自振作精神，安排后事。

陈夫人托人去离城数十里外的终南山中，找来方自恒唯一的一个亲戚，一个在佛门修行的出家人来帮忙，嘱咐他照拂自己这一双幼小的儿女。

这位在佛门修行的僧人，法号叫清心，年纪已过六旬了。

清心法师原是方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几年间不过与方家有一、二次来往而已。当他听见方家发生了这般巨大的变故，便忙交待手下的弟子看好山寺。

然后，清心法师自己就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匆忙从离长安城外五六十多里终南山山中的济世寺赶来。

当清心法师赶到方家时，见到面色苍白如雪，几乎是奄奄一息的陈夫人时，不免吃一惊。一时，他竟然不知如何安慰她才是好。

陈夫人望着清心法师，不觉流泪道：“唐突了，竟然从这般遥远的地方召唤兄长前来。我也是自知了无生望，实在是出于无奈，才不得不如此的。”

说罢，陈夫人又对清心法师说道：“拜托兄长，你就将我们的华儿领进佛门去修行学道去罢，这，也就算你替你自恒兄弟做的一份功德了。”

清心法师听了陈夫人这些哀伤的话语后，便连忙安慰她道：“弟夫人，凡事都千万不要往绝处去想，你所患的疾病，也自有痊愈之时。以老僧看来，这些孩子都很是聪明过人的，好生培养，今后不会太差。”

陈夫人听了清心法师这一番话后，含泪叹息道：“兄长你所说固然有理。只是你的自恒兄弟，他一向淡泊名利，好佛事。他在生前，就屡屡有舍华儿入佛门修行学道的念头。今天，我们何必又违了故者的这一番心愿呢？”

说罢，陈夫人就挣扎着从枕边取出一小包裹来，递到清心法师手中道：“清贫之家，又还有什么呢？这些，不过是为孩子买一点书本、衣物的微薄之资，万望兄长莫要推辞好了。”

清心法师知道，面对如此垂危病人的殷切嘱托，却之，是极为不恭不敬的。

一时，清心法师将那小包裹置一旁，惟默默无言而已。

这一日，陈夫人在临危之际，伤戚万分地抚摸着自已小女慈照的脸颊，凝噎无语，半晌，才泪如雨下，道：“实儿，你真的是好

生可怜，这么小小的年龄，便被父母……”

陈夫人又握住成华的手，边泪，边说道：“华儿，母亲我竟然是顾不得你们了。你入佛门去修行学道，实在就是命数！今后，只有好自为之。要听大人和清心师父的话，刻苦用功，在佛门里，要学有所得，定不要辜负你父亲与我们众人的期望才好。”

陈夫人看见成华含泪点头，又对他叮嘱道：“我倒不指望你一生都与你妹妹实儿她好歹能相守在一起，但是如果今后有机会，定要好生看待她，她毕竟年幼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家就这样散了。”

说罢，陈夫人又长叹地对成华说道：“成华，妈去了！死并不可怕，因为妈是去陪你在那边好生孤零的父亲。你看现在这外面池中的莲花，它们开得好生繁茂。你们如果要思念你们母亲的时候，年年这花开时，便也是我来看你们之时，见了它们，便也如见我的面了。”

说完，陈夫人闭目静静逝去，年龄不过四旬而已。这一日，也正好是盂兰盆节的前一二日，也是长安道俗民众处处正在欢庆的一个节日。

方家邻里的人，在陈夫人临终前也赶来探视。众人今见她亡故而去，想着她素来温雅可亲的为人，想她尚且还有这么一对尚未成人的儿女，不觉都替她哀凄泪下，沉痛不已。

只有这慈照因为年幼不知人事，以为她的母亲这一番辞世而去，不过如寻常熟睡一般，故她仍然是玩耍自如。

四周邻居视之，无不愈加悲痛落泪，叹息人生无常。

这里邻里人家帮助处理后事，最后，陈夫人与方自恒被合葬于城郊。

关于方家这对孩子的善后，遵照陈夫人的遗嘱，成华自然就由清心法师领进佛门去修行学道；但可叹的是她生前对自己小女慈照

的今后，却并没有什么交代。

这里，也有方家邻人及友人愿意将慈照带回去领养的，但清心法师只是一直踌躇，迟迟不开口。

清心法师面对这双父母皆亡的年幼孩子，好生为难。他身为出家人，原来是不应该过问世间俗事的。但出于亲情之责，出于不负陈夫人临终前的所托和对这双无依无靠孩子怜悯之心，惟有义不容辞照料好他们。

清心向众人交代，他自有收留慈照的一个适宜去处。

众人一来是信任清心法师是一个上了年龄的，且又稳重庄严的出家人，二来他又是方家这里唯一的亲人，凡事只好由他定夺。

待到众人将陈夫人的后事处理妥当后，清心法师就雇了人背好慈照，然后，自己左手牵着成华，右手拄着锡杖，匆忙地往长安城东南方向走去。

前来送行的方家的四方邻居，望着这老少几人匆匆而去的背影，想着因为那对不过半年，就相继病亡的方家夫妻这一事件，顿然也改变他们的一双儿女的本来的面目，让他们无人可依，四散流落，不知将来何所终之时，莫不为之叹息落泪。

清心法师等人这一路行来，长安那些过往的行人，看见这位佛门的老僧人也好生奇怪，见他拖儿带女，行色匆匆，满额是汗，便莫不回头观看，议论纷纷。

清心法师只顾埋头赶路，一概不理。

说来也奇怪，这对兄妹不枉天性聪明。特别是成华，倒像知道自己的身世从此发生了大变故，一路上，只是静默不语。

慈照也乖觉地用眼睛盯着清心法师或周围，让清心法师更觉他们分外令人可悯、可惜。

这老少数人赶路了许久之后，才进了千门重万户，繁华喧闹长

